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

38

嚴靈峰編輯

B 223·51

一乙

信

印行館印

編續成集子莊齋備求無
(八十三)

輯編峯靈嚴

行印館書印文藝

莊子集釋

郭慶藩撰



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緒二
十年刊本影印



莊子集釋序

聖
經
傳
解

卷
之
一

郭君子灝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闕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槔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槔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柰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柰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

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赦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爲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氣唐尊爲眞經無抹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爲洛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

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岷崐涉太虛而游惚悅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

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旣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旣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旣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旣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眞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旣而驅馭羣

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旣無別義
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
雖注述無可閒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
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摠三十卷
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
忘耳

莊子集釋卷一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篇逍遙遊第一

釋文

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

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

注夫小大

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

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閒哉

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類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

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

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

鵠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

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

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

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鵠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鵠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

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

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遙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

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釋文道音銷亦遙如字亦作搖慶藩案逍遙之注所未盡禮檀弓消搖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平襄羊京山引太玄翁首雖欲消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闕則文燿以消搖文選宋玉九辯聊消搖以相羊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消搖相羊字並從水作消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止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消搖又曰理無幽隱消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日消搖解消搖義視諸儒爲長遊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旨又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爲者能遊大夫小大音之場直良事稱尺證各當丁浪其道也釋文闕分反符問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

溟猶海也取其溟溟無涯

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釋文**：北冥，本亦作溟，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極。故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經卷二引司馬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爲名也。**釋文**：闕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爲鯨。**簡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鯤魚子。凡魚之子，名鯤。魯語魚禁：鯤鯖。韋昭注鯤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撲鯤鯖。薛綜注鯤魚子也。說文：無鯤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鯤。鯤卽卵字，許慎作廿古音，讀如闕亦讀如昆。禮內則：濡魚卵，醬鄭讀卵若鯤。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鯤卽魚卵，故叔重以廿字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爲鯤，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鯤大魚名也。崔譔簡文並云：其幾下同。居豈反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注**：鵬鯤鯤當爲鯨，皆失之。

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

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

疏序風夫四

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壑

釋文鵬

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

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釋文鵬

以表頭尾

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

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爲朋黨字字林

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

盧文弨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

義政正慶藩案廣川書跋寶龢鍾銘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

云鵬者鳳也音符發句符問反達觀古亂宜要一遙鵬

反

也釋文闕夫莊音符發句符問反達觀古亂宜要一遙鵬

之端皆同下皆同反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疏魚論其大

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

怒翅翼奮迅毛衣旣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

天騫翥翱翔凌摩霄漢垂陰

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釋文

垂天之雲

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

也其大如天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

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

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

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

疏

運轉也是此斥也卽此鵬鳥其形

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

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

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

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自北徂

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卽啟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

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

釋文

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

海運也慶藩案玉篇運行也渾天儀云天運如車轂謂天之

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鵬之運行不息於海則將

徙天池而休息矣巘礮鰐鷗鷕駁駢下文引齊諧六月

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豈好呼報反

下皆同

大處昌慮

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下皆同

大處昌慮

同何厝七故反本又作措盧文弨曰案說文厝厲石齊諧者

下皆同

也措置也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齊諧者

志怪者也諳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

注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

足自勝耳旣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